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 第二十七回 祝壽指迷

話說魏忠賢在天啟七年三月□六日六□歲，傳播遍天下。聖上頒賜彩緞四表裡，宮花二枝，金、玉、羊、酒。各藩府都差官送禮，各邊經、撫、總鎮，各省撫、按、三司，都差人送禮。一時珍玩奇貨，錦繡蟒玉，就是山積了。是日在朝三公、九卿、八座、西衙門，皇親國戚，元勳世爵，人人齊來拜壽稱觴，怎見得，但見：衣紫腰玉，填門塞戶光閃爍；金卮玉斚，鏤姓雕名彩迷離。錦屏繡障，劇贊諛文。珍奇充棟，筐篚盈庭。層門懸帔，五彩炫目飄飄；高堂奏樂，八音貫耳洋洋。侍立著貂璫百人，個個蟒衣玉帶；羅拜著文武千官，人人烏帽緋袍。寶鼎蒸沉檀，香煙芳馥，舒卷結祥雲；霞觴斟御酒，味色清醇，激灑浮甘露。穆穆熙熙快睹一門餘蔭。趨趨踴踴競頌千歲長春。

看那魏忠賢穿著大紅蟒衣，戴著金線凌雲的內相帽兒，插著欽賜宮花，束著百鹿玉帶，虎皮披著椅兒，朝南坐定。但是皇親勳戚，都不敢接見，禮帖也不收的。這原要存個國體，行禮不便。只因魏賊挾天子而令諸侯，威福大了，以此破格。是日滿堂賓客。只有四閣下、一塚宰上坐，其餘兩列坐了。魏忠賢獨自一個北面坐著，階下百人奏細樂，堂上百人演雜劇。三公入坐。乾兒義子杯盤往來，交相勸酬，極其快樂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那三□年前贈金周濟那魏忠賢在患難中的相士。這相士自別了魏忠賢，逕往終南山去修真養性得道了。明知魏忠賢做這些無法無天的事，惡盈貫滿，殺戮過度了。做個遊方道人，就這個生日來點醒他。怎生打扮？只見他：

竹簪為冠，短髮蓬鬆雪滿頭；荷葉製衣，隻身襤褸塵生面。五絡長鬚如舊，一雙空手依然。曲曲的斑竹拄杖，緊緊的黃帶腰纏。笑你們酒肉凡夫渾如在夢，哪知是土本形骸約略半仙。

看這道人走到魏忠賢私宅來，只見門上結成五彩新鮮。聽來眾樂喧闐，侯門深閉，儀衛儼然。有許多戴纏髻大帽，穿著花錦紅袍。又有那小帽膝綳散束著絲辮青襟。這道人對他們拜個揖道：「貧道要見上公。相煩通報一聲。」眾人笑道：「今日千歲爺的貴誕，裡面都是三閣下、九卿、兩衙門，在那裡慶壽飲酒，希罕你這個人見？你做夢哩！哪個與你通報。可笑！可笑！」道人對眾人道：「貧道是上公的貧賤之交。若得通報。自然相見的。」門上人便叱喝道：「哇！輕嘴！我們千歲爺與你這個游食道人相交，說這樣沒節骨的話！」拿瓜槌在道人頭上敲敲道：「幸得今日是千歲爺的壽日，若是別的日子，就打死你了！」□多人把這道人一推，這道人動也不動。這些勇上道：「奇怪，難道他力氣這樣大！我們一齊去，偏要推倒他。」有百□多個人，都是有力氣的將官勇士，上前去對著這道人拉個架子，眾人一擁，只是不動。這道人趕來用手裡這根杖，亂敲門上的鼓。嚇得魏忠賢與合席的官員，只道是朝廷有旨來，又道是邊塞上緊急軍情報來，差人到門上問為什麼亂擊鼓？只見眾人齊齊圍著一個道人，又不敢近身。眾人便解進這道人去。道人見了魏忠賢長揖不拜。魏忠賢坐著不睬，面色盛怒。道人對上拱手道：「列位大人請了。」暫轉身對魏忠賢道：「與公一別三□年，公今富貴極矣，如何便相忘了？」魏忠賢大喝道：「妖道，這等發狂，放肆！難道咱與你相交嗎？可恨！叫刀斧手綁起來，發到鎮撫司去嚴究他！」道人說：「我風鑒一世，閱人多矣。難道我不識你這獸心人面！我當時再三叮嚀你想個忠字。你今日如何做這許多逆天大罪的事！特來點化你，還不回頭哩。」這道人把頭向天點三點道：「魏忠賢你但能欺君、欺人，頭上的可欺得嗎？我自看你寸斬，狗彘也不吃你的肉哩。你今日恩將仇報，要殺我嗎？你哪裡殺得我。」把身子一擺，綁索寸寸斷了。又把兩隻袖來一拂，一陣清風，這道人倏忽不見了。

魏忠賢正是弄權作威的時節，當著許多士大夫面前，恐怕這道人說出舊話來。又見他襤褸游食的道人，和他有交，是辱沒了他。因此不肯認。哪知道他得道成仙哩。魏忠賢口中不說，心裡暗惱。因此面上有慚色，意態甚是不歡。那一座都不歡了。

有個平日諂媚，慣逢迎，會說話的官兒，捧著一杯酒，到魏忠賢面前，笑嘻嘻地解說道：「今日上公華誕，感動上界神仙來慶壽，只因吾輩是凡夫肉眼，不識上仙，倨慢了他，便顯這大神通，示諭吾輩。這也是千古奇聞，罕有的事。應在上公上，必然永享萬春，與上仙並駕無疑的。」又有一員官捧酒過來說道：「當時秦始皇併吞六國，統一天下，富貴極矣。只求其壽，便去訪仙，費多少力，也只在東海上望著蓬萊，哪得見仙人。今日上公功德過於始皇，致有神仙來慶壽。可喜，可賀。」一座都來敬酒道：「難得，難得。」魏忠賢聽了這兩員官的說話，大喜起來。歡笑滿堂，以為奇事。重新上席，叫梨園子弟演《裴航遇仙》雜劇，直飲到月落梧桐，東方日上。眾人卻不知這個道人當初救拔魏忠賢，今日又來提醒他。正是：

分明指與平川路，反把忠言當惡言。

魏忠賢貪心無厭，卻又背義忘恩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